


與清華簡《五紀》相關的兩個字詞問題： 「燭」與 {統} ***

陳 劍

（上海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
「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」協同攻關創新平臺

摘要

清華簡《五紀》及其他戰國文字中已頗為多見的「燭（燭）」字，其上所从本非「蜀」旁。其字可追溯到殷墟甲骨文的類形，象「一張目站立之人手持工具撥盆中之火」形，本義是「使火明亮、光明」，「燭」之常見義「（使）明」即由此而來。《五紀》中的「經」字及其繁體與訛形，皆不讀為「綜」而讀為「統」，可能就是楚文字之「統」字。楚文字中還有個別的「条（終）」字，亦可能應讀為「統」。

關鍵詞：清華簡、《五紀》、燭、字源、統

* 本文為二〇二一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「阜陽漢簡整理與研究」（21&ZD305）、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「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」（20VJXT018）的階段性研究成果。


** 本文初稿先後蒙魏宜輝和蘇建洲先生提供寶貴意見，謹誌謝忱。

On the Character *juan* (𣎵) and the Word *tong* (統)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singhua Bamboo-Slip Manuscript *Wu ji* (五紀)

Chen Jian

(ShangHai) Professor of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cavated Texts and
Paleography of Fudan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*juan* (𣎵) (i.e. 𣎵) occurs many times in the Tsinghua manuscript *Wu ji* (五紀) and other excavated Warring States texts.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*juan* is not *shu* (蜀), and that its form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hang oracle bone form . The original form depicts a standing, wide-eyed man with a stick in his hand, poking a fire in a brazier. The standard meaning of the *juan* is “to blaze,” which derived from its original meaning “to poke a blazing fire.” The paper then moves on to examine the form (經) (including its complicated and erroneous forms) in the *Wu ji* and other manuscripts. In all examples, the form (經) should be read as *tong* (統) rather than *zong* (綜), and it may be the character *tong* (統) in Chu writing system. There are also a few examples of *zhong* (絛) (i.e. 終) which might be read as *tong* (統) as well.

Keyword: Tsinghua Bamboo-Slip Manuscripts, *Wu ji* (五紀), *juan* (𣎵), protoforms, *tong* (統)

一 「蠲」字探源

(一)

新刊清華簡《五紀》中，有一個釋作「蠲」之字，凡5見：¹



原整理者已大多括注「蠲」，唯簡76括注「屬」。該字所在文句原釋為：

后乃𠄎（劃）嘅（溉）敔（蔽）浴（谷）於奎（奎），蠲（屬）躬（躬）
於婁（婁女），圉（藏）於胃，（下略）【76】

研究者已經指出，「『蠲』還是讀為『澣』好」，「澣躬」猶「澣體」（見《文選·思玄賦》），即「潔身」。²可從。其上句中對舉的「浴」字，應亦即沐浴之「浴」，而不必讀為「谷」。³本篇簡33「蠲（澣）𩇑濯汽（溉）浴涂（沐）」連

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壹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1年），「字形表」頁169。

² ee（單育辰）：《清華簡〈五紀〉初讀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694&extra=page%3D1&page=15>，發表日期：2021年12月22日。

³ 簡76原注謂：「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『奎曰封豕，為溝瀆。』奎主溝瀆，故可劃分灌溉，壅蔽川谷。」按與「浴」連文之「敔」字，疑應讀為「袞」而非「蔽」。《周禮·春官·女巫》「女巫掌歲時祓除、釁浴」（鄭玄注：「歲時祓除，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。釁浴，謂以香熏草藥沐浴。」），《管子·小匡》記管仲自魯歸齊，「至于堂阜之上，鮑叔袞而浴之三」，皆可見「袞」與「浴」之關係。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「袞，潔也。」亦與此有關。此類「袞」字與泛泛的「除惡祭也」之祓除之「袞」不同，而應聯繫「修禊」之「修」理解，本有「擦洗人身使之清潔」義（其本字作「攸」），故簡文等與「浴」並提。關於「修」及「攸」等，參看裘錫圭：〈釋攸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561-564。

如上所述，則「嘅（溉）」字可能也就不是「灌溉」義而應與「浴」等相類。按「洗滌」義之「溉」，雖先秦古書皆係用於濯洗器皿者，但漢初枚乘《七發》（《文選》卷三十四）已用於人（其字作「概」，「於是澡概胸中，灑練五藏」云云），據此推測該用法先秦已存在應該問題不大。

再據「溉」之理解來看，所謂「𠄎（劃）」字之釋亦甚可疑。其形出土文獻中僅此一見，與「𠄎（劃）」（如《清華簡（拾）·四告》40參）有別。疑係「𠄎」字之變，此讀為「洗」。有關字形對比如下：

文，整理者注謂：「灋、灋、濯、溉、浴、沐皆訓為清洗、清潔」，可證（按「灋」字尚待研究）；或亦以此簡33「灋」字為从「蜀」聲而讀為「濁」，⁴其說難信。已有研究者指出，「『灋』在目前楚文字材料中均用為『灋』」。⁵

我舊對所謂「灋」應釋「灋」之由有一個看法，郭理遠先生已曾略作引



徐釐尹晉鼎（器，《集成》2766.2）



徐釐尹晉鼎（蓋，《集成》2766.1）

廣瀨薰雄先生指出，徐釐尹晉鼎之字應釋讀為「洗」。他隸定作「灋」，解釋謂：「《說文·水部》云：『洗，洒足也。』此字很有可能是『灋』上加注意符『止』而形成的字。此字右旁下部像左腳向水之形，以表洗足意。上部『𠂔』當是『𠂔』的簡省體。」見廣瀨薰雄：〈釋卜鼎——〈釋卜缶〉補說〉，收入氏著：《簡帛研究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105-106。簡文「𠂔」形與「灋」形右半，其形體聯繫甚為明顯，應係同一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黃傑先生認為，徐釐尹晉鼎之字「右下很可能是𠂔」（𠂔，《集成》301.7）右下『彡』的變體，如然，則此字當釋為「灋」。其說亦頗有理（前此董楚平先生已逕釋其字為「津」，但其說解文義多誤，見黃傑：〈釋古文字中的一些「沐」字〉，《中國文字》編輯委員會編：《中國文字》新43期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7年），頁109腳註5。下引「𠂔（沐）」字之釋亦見此文。如是，則𠂔應逕視作「𠂔」字變體。其下變為「刃」，可能兼起部分表音作用。

又徐釐尹晉鼎「𠂔洗𠂔（沐）浴，以去恤辱」云云（「浴」字之釋見上引廣瀨文），「洗」上之字作：



（器）



（蓋）

構形奇詭，向無善解（舊釋「𠂔」於形既不合於義亦難通）。受下文所引《五紀》簡33「濯汽（溉）浴𠂔（沐）」連文的啟發，頗疑其形即楚簡現已多見的寫法特別之「气」字𠂔類形之訛或在徐國文字中的特殊變化，亦讀為「溉」。關於𠂔類形參看石小力：〈楚簡字詞考釋三則〉，《江漢考古》2015年第3期，頁120-121。𠂔類形可追溯到西周中期霸姬盤盃之𠂔（盃）、𠂔（盤）類形，參看蘇建洲：〈翼城大河口墓地 M2002所出「气盃」器主名小考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楚文字論集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1年），頁208-209。𠂔類形如果最下本作一橫筆者不往下引拉長（東周時期洹子孟姜壺「气」字尚或作𠂔），再與最上一橫筆連寫，即易變作𠂔類形（猶如戰國文字「中」之由𠂔變𠂔）。

讀者或許會質疑說，如上理解，則「洗溉祓浴」嫌與下「灋躬」重複。這大概可以解釋為，簡文「后乃洗溉祓浴於奎，灋躬於婁女」兩句係「互文」，「洗溉祓浴」皆「灋躬」之事，其意無非謂后帝在奎與婁女皆行此事。

當然，以上推測，亦並無多大把握，姑誌此備參。


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（劉曉晗整理）：《清華簡第十一輯報告補正》引趙市委說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s://www.ctwx.tsinghua.edu.cn/info/1081/2749.htm>，發表日期：2021年12月16日。

⁵ 劉新全：《讀清華簡〈五紀〉筭記一則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8545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21年12月19日。

用。⁶下面對此加以闡述。

(二)

「蠲」字構形舊無善解。《說文·虫部》：

 (蠲)，馬蠲也。从虫、目，益聲。了（小徐本作「ㄟ」），象形。

《明堂月令》曰：腐艸為蠲。

隸楷「蠲」字右半作「蜀」旁，段玉裁注：「不云『从蜀』者，物非蜀類，又書無蜀部也。」說文學家多以「益」聲作解，實聲韻皆不合。

下面來看舊有出土文獻中的「蠲」字及其認識過程。

較早被確認的楚簡文字中「蠲」字之形如下：



《上博（五）·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簡8



《上博（六）·天子建州》甲本簡8、乙本簡7

其辭例為：

《上博（五）·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：公乃身命祭。又（有）嗣（司）祭備（服）毋紆（黼），【7】器必蠶（蠲）愍（潔），（下略）【8】

《上博（六）·天子建州》甲乙本：凡天子欽（歆）氣，邦君飢（食）蠶（蠲），大夫承薦（餞），士受余（餘）。

上引「蠶（蠲）愍（潔）」原整理者釋讀為「蠶（蠶—蜀）愍（視）」。⁶我在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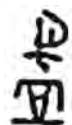
⁶ 郭理遠：〈從甲骨文的「蠲」「燭」說到古代「燭」的得名原因及其源流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9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頁131-152（頁139腳注引我說）。後引郭理遠先生說皆見此文。

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重作釋文並加簡單說明時，曾謂：「『𧇧』疑即『𧇧』字之省體（『𧇧』字當以『介』為聲符，與『潔』音近可通）。」⁷此說主要是從文意出發的，當時對「𧇧」字的構形、與「𧇧」的關係等，並無準確清晰的認識。現在看來，所謂「省體」云云，自然是錯誤的。後刊《天子建州》篇，其字原整理釋讀為「𧇧（濁）」，郭永秉先生已據上引我說改釋為「𧇧」訓為「潔」。⁸

三晉璽印中有關諸形如下：



「長𧇧（𧇧）」（《考古》1990年第8期頁699圖八：2）



《中國璽印集粹》0114「邴𧇧（𧇧）」



《鶴廬藏印》頁136「肖𧇧（𧇧）」



《璽彙》0372「王𧇧（𧇧）」

上舉第一形，原發表者缺釋，⁹施謝捷先生釋作「長𧇧（𧇧）」，¹⁰可從。其後他例，研究者亦或已釋其字為「𧇧」。¹¹

秦文字中的「𧇧」現僅見於璽印，作「𧇧」形：



《風過耳堂秦印輯錄》202「趙𧇧」

⁷ 陳劍：〈談談〈上博（五）〉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71。

⁸ 見裘錫圭：〈《天子建州》（甲本）小札〉引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530。

⁹ 臨城縣文化局：〈河北臨城縣中羊泉東周墓〉，《考古》1990年第8期，頁701（釋文作「長□」）。

¹⁰ 施謝捷：《古璽彙考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6年），頁282。

¹¹ 如湯志彪編著：《三晉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731「𧇧」字下收上舉《中國璽印集粹》0114、《璽彙》0372兩形。




《風過耳堂秦印輯錄》201「蠲」

「蠲」字不見於傳世古書和字典韻書，應即「蠲（蠲）」之繁體。其形添加意符「水」，與「潔」字先假「絜」為之再加「水」旁變為「潔」類同。漢代文字中作一般「蠲」形者多見，亦有略為特別者：



魯峻碑「蠲細舉大」

其左上从「彳」旁作者，應係尚存較古之形。

據上舉材料可以斷定，諸形的演變順序和關係，最自然合理的解釋應為：「蠲→蠲→蠲」。「蠲」形中的「水」旁與其下「皿」旁相結合而被重新分析，並改造為形近之「益」，才最終成為「蠲」形。這一步應該理解作出於「偏旁成字化」以便學習記憶書寫的緣故。另外，傳抄古文中「蠲」字或作（《汗簡》2.25），其左半已作「益」旁而右半訛甚，恐不會是可靠的來自六國文字者，而應係據篆隸（訛形）翻造。

前舉六國文字諸形，雖其字應即表「蠲」已被普遍接受，但其形應該如何解釋，尚無很好看法。前引《五紀》「蠲」字或被讀為「屬」，即係誤將「蜀」旁看作聲符；研究者或謂其字从「蜀」聲而讀為「蠲」，¹²或更將此作為「屋部與真部通轉」之證。¹³按二者聲韻皆遠，此說顯然不可信。所謂「蜀」旁與「皿」旁組合的「蠲」形，如何能與「古玄切」之「蠲」音發生關聯，即其字本表何詞或者說係為何詞所造，仍難索解。對此的準確認識，還是應該更往上溯源、盡可能地找到最為原始的形體，才能真正解決。

¹² 參看徐在國：《上博楚簡文字聲系（一～八）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071，說為：「从『皿』，『蜀』聲。或疑為『蠲』字省體。」又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編著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將前舉諸形分收在頁672第2139號「蠲」字和頁1806第6181號「蠲」字頭下，尚遊移於兩說。或謂「當可直接讀作『蠲』，不必將其視作『蠲』字之省體」，見曾憲通、陳偉武主編：《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卷五頁2561。

¹³ 劉波：《出土楚文獻語音通轉現象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3年），頁386。

(三)

首先應該指出並加以特別強調的一點是，上舉「𧈧／𧈩」形已共十餘見，且出現於不同區系文字中，而其上皆从「𧈧／𧈩」形作，卻沒有看到一例是从普通標準之「蜀」形的（即其下筆畫為「兩重」形者）。這一情況應該加以特別重視。我們知道，「蜀」常變作「𧈧／𧈩」形者，係所謂「借筆省形」、「共形／共用筆畫」；但在確定的「蜀」字或「蜀」旁中，是作所謂「省形」者與作一般標準之形者，兩類皆常見的。就近舉例如，《五紀》同篇「蜀（濁）」字兩見，作（簡26）和（簡77）。前舉《上博（五）·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簡5還有字，其辭例為「公弗詰～」云云，我舊亦曾誤釋為「濁」。後來經過多位研究者討論，我們現在已經確知，其字當分析作「从止蜀聲」釋讀為「誅」。¹⁴《清華簡（柒）·越公其事》第六章講「王乃好訐（信），乃攸（修）市政」時（簡37），謂對不誠信者要「劓燭之」（簡38，兩見），「劓燭」整理者讀為「詰誅」，可從。¹⁵「詰𧈧」、「劓燭」二者對比互證，可知形確應分析為上从「蜀」（聲符）下从「止」，而其「蜀」旁即作不省之形；上引《越公其事》簡38「燭」字作、，同樣亦皆从標準的「蜀」形。由此可見，與同篇之形，其上所从不是「蜀」旁的可能性，反而比起說為「蜀」來要大得多。更何況，前舉楚文字之外的三晉文字諸「𧈧（燭）」形，也都具有這個特徵，那就更應該不是偶然的了。

再來看漢代文字「燭」字亦或作：



《印典（四）》2672「燭奴」




孔彪碑「拊馬燭害」

其右半與「蜀」旁對應者，亦作「𧈧／𧈩」形。按漢代文字一般之「蜀」字或


¹⁴ 參看王輝：〈楚簡釋讀筆記五則〉之「一、上博五《鮑叔牙》『詰誅』」，田煒主編：《文字·文獻·文明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150-151。

¹⁵ 參看江秋貞：《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柒）·越公其事〉考釋》（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），頁417-420。




「蜀」旁，並無此類所謂「省作」「畺／畺」形者，足見其特徵不能解釋為書寫上的交替變化，而應該與前舉漢碑形一樣，係尚存較古之形。

退一步講，即使以後在六國文字中出現了個別从一般「蜀」形之「燭」，也應該看作受「蜀」形變化影響的字形（逆向）類化，而不能動搖此部分本與「蜀」有別這一點。



（四）

蔣玉斌先生在討論殷墟甲骨文中作類形的「蜀」字聲符「𠂔」時（以下引其說稱「蔣文」），曾舉出如下諸形（皆屬無名類，用為地名）：¹⁶

A.  () 《合集》27987

B.  《合集》33045（採自北圖1358）  () 《合集》27989

    《合集》27988


諸形中「帶目形的站立覆手人形」，與「皿中有火」之形，都是沒有問題的。郭理遠先生（以下引其說稱「郭文」）已經詳舉出土實物證明，「」象器皿中有火燃燒之形，「」形所象應該就是當時保存火種的器皿」；又在「蔣文」基礎上，對字形作了更為準確的分析。「蔣文」認為B類形係省去了A類形中的「手杖形」，「郭文」指出，B類字形「火形上部有較長的豎筆，應看作杖形與火形接連在一起，其杖形其實並未省去」，這是很正確的（除了「杖形」此點，詳下文）。又謂：





我們認為這個字可以像陳漢平先生那樣釋為「燭」，但其字形應該看作會意兼聲：其整體象一個突出目形之人以杖撥火，應是表示使火燃燒得更



¹⁶ 蔣玉斌：〈釋甲骨文中的「獨」字初文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0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），頁69。

好的動作；上部突出目形的拄杖人形即「矚」字，兼起表音作用（「燭」、「矚」古音同為章母屋部）。

此則得失互見，需要加以仔細分析。



首先，人手中所持之物，說為「杖」仍嫌不好。「郭文」同時又已指出，安陽侯家莊西北崗M1005出土的兩件旋龍盃和一件「中柱盃」，即「郭文」認為係保存火種之器皿者，同出有可能與之有配合關係的三雙銅箸，「銅箸與燃火有關，或即撥火棍『栝／栝』」。按類形中人手所持工具，自應以理解作所謂「栝／栝」之類的工具為好。前舉A形中，這部分下方作分叉形，應視為只是書寫上的變化，而非其所代表之物不同。這種變化，應與受「『尹』、『聿』二形古文字中往往不別」¹⁷的影響有關。



第二也是更為重要者，類形係「人持栝／栝類工具」形與「皿中有火」形組成一個整體圖形式的表意字，此處並非「人拄杖」義之所宜施；所謂「突出目形之人以杖撥火」，與「突出目形的拄杖人形即『矚』字」，二者恐不能兼容，不能同時成立——既已將「人手持栝／栝類工具」形之意理解為「撥火」，就不能再看做「人拄杖」。尤為重要的是，「目下立人加手中持某工具形」這部分，本處於一個圖畫整體中，不必也不能將其割裂出來與「（矚）」形相認同。其間邏輯關係，我在論述甲骨金文作、等形的「𠂔／𠂔」字時，謂「應當將『刀』、『且（俎）』和『（俎案上的）兩肉形』三個組成部分整體看作一個圖形式的表意字，其左半不必看作『宜』字」云云，已曾詳細舉例說明，¹⁸請讀者參看，此不再贅述。










我認為，類形之「𠂔（燭）」字，就是由類形演變而來的，各部分之間的關係都很自然。

¹⁷ 裘錫圭：〈釋「建」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41。又參看裘錫圭：〈說字小記〉之「二、說『尹』」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頁412-414。

¹⁸ 陳劍：〈甲骨金文舊釋「𠂔」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2輯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41-42。

前已詳論，「𪔐（𪔐）」形上半表現與「蜀」大為不同，則將其與「蜀」字及所謂「𪔐（𪔐）」形徹底分開認為無關，即係自然之事；再聯繫上類形後就可知，這部分實應看作「貝（視）形下多出一筆」，就是由類形中的「帶目站立人形+一豎筆形」而來的。其中「覆手人形」變為普通的「直立人形」，如「蔣文」所指出者，「商周古文字中的覆手人形，後又多省變為單純的人形。『疑、兄、祝』字从覆手人形的一類寫法，後來都遭到淘汰，从單純人形的寫法佔據了統治地位」，「孝、老」等字演變情況亦大同。


之全形頗為複雜，演變中省去位於中部的「火」旁，而全字仍大致存其整體／框架並與他字仍具區別性特徵，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。我在討論「鼃」的原始形「即形省去上中部的『目』形、同時其下部較原始的『鼃／鼃（鼃）』形又如其他『鼃』形一樣省去其中表兩前肢部分的筆劃而成」時，曾謂：「類似的省去中部『目』形的變化，古文字演變中亦多有之，即如趙平安先生所說，『這是因為字的中部的變化對字的框架輪廓影響不大的緣故』」，¹⁹並舉有更多類似例子，²⁰亦略可與此所論相印證。




「𪔐（𪔐）」中的「皿」形，與類形中的「盆形」相對應，此亦需略作說明。按裘錫圭先生已曾指出，殷墟甲骨文中「皿」字的、類寫法，「都是尊的縱剖面形」，與作淺腹敞口的類形的「盤」字初文本有別；變為，即小篆「皿」形之來源。²¹形以深腹、有肩為特徵，其肩上口沿或內斂或外撇，篆形「皿」下方的左右兩筆，即源於之頸上部分之形。我們知道，從殷墟甲

¹⁹ 趙平安：〈《清華簡第六輯》文字補釋六則〉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出土文獻》第9輯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6年），頁187。

²⁰ 陳劍：〈說「鼃」等字所从「鼃」形來源〉，《中國文字》編輯委員會編：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二一年夏季號（總第五期）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21年），頁85-86。

²¹ 裘錫圭：〈釋殷虛卜辭中的「𪔐」、「𪔐」等字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頁402。

骨文及殷代金文看，偏旁中表「器皿」者本各肖其形，其腹或深或淺，其頸肩部或外撇或內斂，或有鑿或帶流之類，後來多類化為普通的「皿」形。形下部的演變，亦屬此類。

我們將按照上述演變設想，略經處理後作形，即可與形各偏旁分別對應上。加上如上分析的「皿」旁問題，則可謂「每筆皆能完全對應」。是以，雖則二者時代懸隔，亦未看到演變環節的中間字形，我們仍感將其聯繫認同較有把握。

（五）

總結上文所論，「燭」之原始字形可描述為，象「一張目站立之人手持工具撥盆中之火」形；「郭文」所說「應是表示使火燃燒得更好的動作」，是很合理的解釋——圖形式表意字之形只能靜態地描摹其「動作」（「撥火」），但其形與語言結合所表之詞，亦完全可能係反映此動作之「結果」或「意圖」者（所謂「使火燃燒得更好」）——再結合「燭」字之義推測，其形全字應係表「使火明亮、光明」義。「燭」之常見義「明」或「使明」，即由此而來。之所以人形上要連帶畫出「目」形，自然與（盆中之）火光明暗需用眼睛觀察有關，這是不難理解的。

古書舊注和字典韻書，頗有訓「燭」為「明」者。《左傳·襄公十四年》：「惠公燭其大德，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，毋是翦棄。」杜預注：「燭，明也。」，「燭其大德」即「使其大德明」，亦即「顯明、昭明、顯示」「其大德」。《尚書·多方》：「乃惟爾商後王，逸厥逸，圖（斃？）厥政，不燭烝，天惟降時喪。」陸德明《釋文》引馬（融）云：「燭，明也。」其說雖不合於此文（一般仍解為「潔」），但亦可見「燭」之有「明」訓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燭，明也。」郭璞注：「清明貌。」邢昺疏引樊光云：「燭除垢穢使令清明。」鄭樵注：「潔而明也。」按實應反過來講，係由「使明」義引申而為「使潔」。「燭」之「（使）明」義，與其原始字形「撥火使明」，其聯繫仍然是頗為清楚明確的。

「燭」之常訓為「潔」，「明」字亦多訓為「絜（潔）」或「猶絜（潔）」；²²蓋因「光明、明朗」義與「潔白」、「明白」、「鮮明」一類義，實本相因。同類

²² 參看宗福邦、陳世鐸、蕭海波主編：《故訓匯纂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），頁1013。

例如，「皎」字既有「皎明」義又有「皎潔」義；《廣雅·釋訓》：「顯顯、察察，著也。」王念孫《疏證》：

《老子》云：「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」明著謂之察察，故潔白亦謂之察察。《楚辭·漁父》云：「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。」

皆可與「燭」字意義脈絡相印證。

又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炷，明也。」王念孫《疏證》：

炷者，《方言》：「炷，明也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炷，讀若同。」又云：「炯，光也。」《小雅·無將大車》篇「不出于穎」，毛傳云：「穎，光也。」炷、炯、穎並聲近而義同。《說文》「炷」「從火圭聲」，《玉篇》音「口迴、烏圭二切」。《爾雅》：「燭，明也。」燭古讀若「圭」，亦與「炷」聲近義同。

聯繫上述「炷、炯、穎」這些應與「燭」具有或近或遠關係的同源詞，而其字皆以「火」為意符來看，亦略有助於說明「燭」之「明」義本與「火」有關。

最後還有一點。按我的看法，前舉六國文字諸形隸定作「𠂔」，其實也是不準確的（中部本與「虫」無關）。但如嚴格隸定作「『貝』下加一豎筆再加『皿』形」，似亦無多大必要。我建議仍可釋寫作「𠂔」，以體現出其形與「燭」字的聯繫。殷墟甲骨文諸形，則不妨從寬直接釋為「燭」。

二 {統} 詞覓蹤

（一）

「統」是上古漢語重要的常用詞，先秦兩漢古書極為多見。其聲符「充」字，情況相類。秦漢出土文獻中，「充」字已頗為多見，「統」字亦數見。但在迄今所見先秦古文字資料裏，卻皆未有其字（舊或釋戰國魏幣「梁亢鉏五十／百當鈔」之「亢」字為「充」，誤）或其詞。「充」字字源和構形尚不明，先秦古文字中表{統}之字是否亦以之為聲符，也還是一個疑問。

由此而來的問題即，在先秦出土文獻中，{充}與{統}這兩個詞，是否可

能係用別的字來表示的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會是什麼字？這自然值得我們留心並有意識地去主動尋覓。尤其是，隨著戰國竹書陸續發表得越來越多、其內容越來越豐富，可以說它們可能會出現的機率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大。對{充}我還沒有什麼確定的看法，{統}則有下述幾例頗可斷定。

(二)

《五紀》簡16：

后曰：日隹（唯）尚（常），而月隹（唯）則，星隹（唯）型，曆（辰）隹（唯）經（綜），戡（歲）隹（唯）紹（紀），專（敷）楓（執-設）五章。

原注僅謂：

上文以日、月、星、辰、歲為五紀，青、白、黑、赤、黃為五章。

按「經（綜）」形如下：



其右半即楚文字常見的舊多隸定作「𠂔」形者。石小力先生已經指出，此類字形下方並非一般之「止」旁，而本即係由更原始的「𠂔」形下半變來。²³其說正確可從。我過去曾直接將楚簡𠂔類形與西周金文的𠂔形相對應，認為前者除去「𠂔」旁部分係「𠂔」形下加「止」旁，謂「𠂔係𠂔類形之省」云云，²⁴這是錯誤的，應予糾正。

²³ 參看石小力：〈戰國「琮」字初文構形補說〉，「《中國文字》出刊100期暨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（福州：福建師範大學，2020年12月12日）。

²⁴ 陳劍：〈釋「琮」及相關諸字〉，收入氏著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279。

如我舊所論，「𦉳」即「琮」之象形初文。因此，將「𦉳」釋讀為从同一聲符之「綜」，表面看來似乎順理成章，所以未見有研究者提出異議。但問題是，「綜」字之義與用法，跟前舉簡文多有不合。

古書所見，「綜」字作名詞，多係具體的「機縷也」義（《說文·糸部》）；「引申之義為兼綜、為錯綜」（「綜」字段注），此類義多用作動詞，而似未看到過用作名詞之例，更不要說象前舉簡文那樣與「常、則、型」一類典型的抽象名詞並舉者。如同樣的「綜」與「紀」並見之例，〔晉〕楊泉《織機賦》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六十五引）：「於是乎女工就，素絲輕。貫綜紀，簡姦清。」兩字皆係具體的與絲縷相關之義。《漢書·敘傳下》：「是綜是理，是綱是紀。」《文選》卷十二郭景純（璞）《海賦》：「經紀天地，錯綜人術。」「綜」皆係用作動詞者。

從與「紀」對舉來看，「𦉳」顯正應即讀為「統」。兩字關係極為密切。《說文·糸部》：「統，紀也。」段注：「按此其本義也，引申為凡綱紀之稱。」又「紀，絲別也」，段注改為「別絲也」，謂：「別絲者，一絲必有其首，別之是為『紀』。眾絲皆得其首，是為『統』。統與紀義互相足也，故許不析言之。」「紀」係「統」之常訓。²⁵兩字義近連文成雙音詞「統紀」或「紀統」之例，古書多見，下面僅各舉一例來看：

（孔子）為天下制儀法，垂六藝（藝）之統紀於後世。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）

勸之以賞賜，糾之以刑罰，班序顛毛，以為民紀統。韋昭注：統，猶經也。言次列頂髮之白黑，使長幼有等，以為治民之經紀。（《國語·齊語》）

兩字作對文或同時出現、語義相類之例如：

《俶真》者，……使人知遺物反己，審仁義之間，通同異之理，觀至德之統，知變化之紀，說符玄妙之中，通迴〈迴〉造化之母也。（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）

君子能脩其道，綱而紀之，統而理之，而不能為容。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）

²⁵ 參看前引宗福邦、陳世鐸、蕭海波主編：《故訓匯纂》，頁1738。

三統者，天施，地化，人事之紀也。（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）

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，統成大業，立德興功，為政之德也。（《前漢紀·孝文皇帝紀》）

從讀音來看，「𠂔」即「琮」字初文，與「統」韻部相同（皆冬部）²⁶而聲母相近。「統」很少與其它字發生關係，難以舉出直接的相通例證，不過也可以從一些輾轉相通之例來觀察其間關係。「統」或與「中」聲字相通，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：「大臣征之，天誘其統，卒滅呂氏。」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「（統）一作『衷』。」「中」及「𠂔」聲字與「𠂔（終）」聲字相通之例固習見，不必贅舉。²⁷「充」聲字亦或與「𠂔」聲字相通，詳後文所舉；「𠂔」聲字或通「崇」，《尚書·君奭》「其終出于不祥」，陸德明《釋文》引馬融本「終」作「崇」（三體石經篆、隸亦皆作「崇」），古書多見的「崇朝」即「終朝」；而「𠂔」及「𠂔」聲字亦常用為「崇」，除我曾論述之早期古文字用「𠂔」為「崇國」字外，清華簡中又已看到多例用「𠂔」聲字為「崇高、崇大」之「崇」者。凡此可見，讀「經」為「統」，在讀音方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


上舉清華簡「經」形，在古文字資料中還是首次出現。²⁸不過以前發表的《上博（六）·用曰》，簡4已有如下形：



研究者或已將其右上部分看作基本聲符，並與「𠂔」相聯繫認同。²⁹現在看來，其字整個右半應視為「𠂔」形中部添加了繁飾「口」旁，全字亦即「經」之異體、繁體。相關簡文如下：

²⁶ 古音學家有將「統」歸為東部者。

²⁷ 參看白於藍編著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959。

²⁸ 《清華簡（捌）·心是調中》1有  字，與「經」相較右上多「𠂔」旁（即以楚文字中亦多見的「𠂔」為聲符）。二者是否亦為一字，尚待研究。原整理者後來讀此字為「從」，見前引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壹）》，頁129注〔三〕。

²⁹ 李銳：《〈用曰〉新編（稿）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4827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13日。

衽之亡（無）經，而亦不可[□。□]【4】金（乏一法）又（有）紹（紀），而亦不可戲。民道綬（綏／繇—繁）多，而亦不可沽。（下略）【19】

上引釋文兩簡連讀以及「金（乏一法）」字之釋，皆從程少軒和蔣文先生說。³⁰連讀之後，「經」字亦正與「紀」對文，顯亦應讀為「統」。

又《五紀》簡 68：

后乃婁（數）旨（稽）𣪠（協）惠（德），𣪠（歷）【67】歲𣪠（匡）天，𣪠（規）象衣（依）𣪠（度），𣪠（諦）聿（律）五紹（紀），用正下方。（下略）【68】

原注謂：

𣪠，通「諦」，細察，詳審。《說文》：「諦，審也。」或疑為「經」之訛形，讀為「綜」。下方，指人間。

就字形而言，整理者「疑為『經』之訛形」的或說是更有道理的。其一，「糸+帝+止」這樣的偏旁組合成字前所未見，相近之字有「縉」（𣪠，《清華簡（伍）·湯處於湯丘》5，用為「適」），與「縉」亦字形和用法皆有別。「𣪠」係「適」字異體，亦未見其他以之為聲符之字。因此，不將「縉」認為獨立存在之字而看作訛形，就文字系統言不但沒有障礙，毋寧說還更為自然合理。其二，所謂「訛形」說是很有根據的。研究者多已指出，六國文字「𣪠」形與「𣪠」形或相訛混，並已確有「𣪠」形上半（多出三叉形筆畫而）訛與「帝」形全同之例。³¹可對比下舉字形：



《五紀》簡68「縉」

³⁰ 程少軒、蔣文：〈上博藏楚竹書〈用曰〉篇試讀一則〉，《東南文化》2010年第5期，頁99-102。此文讀「經」為「綜」，其病與前舉《五紀》文相同。

³¹ 參看前引石小力：〈戰國「琮」字初文構形補說〉。又單育辰：〈溫縣盟書「僭亟視之」解〉，《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考釋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，2017年9月23-24日），頁89-92。



《上博（九）·卜書》簡2「堽〈亼（漸）〉」

此「堽〈經〉聿（律）」之「經」字，亦以讀為「統」更好，即「統領」「統率」類義。「律」常訓為「法」，作動詞除了多係「以……為法」義外（以今語解釋即「取法、效法、遵循」之類），亦可作「使……合於法」、「使……遵循法度」，或「以法度要求」義（以今語解釋即「約束」之類，即「嚴於律己」之「律」），如《尉繚子·戰威》：「先廉恥而後刑罰，先親愛而後律其身。」³²「統律」與古書多見的「統理」、「統治」一類雙音詞相近。上引簡文，前三小句皆為兩動賓結構連用，每句有兩個意義相近或相類的動詞處於對文位置；「經」字讀為「統」，則與「律」兩動詞平列，從結構與韻律角度看，也比解釋作偏正結構的「諦律」要好得多。

「从系亼聲」之字（「亼」或繁化或訛變），現有古文字資料中僅上述三見，皆用為「統」，它可能就是楚文字之「統」字。

（三）

先秦出土文獻中，用表同一詞之字或使用字形無關的不同聲符，其例也是頗為常見的。除了上述「从系亼聲」者外，是否還存在其他表{統}之字？我注意到下述兩例。

子彈庫楚帛書乙篇（一般所謂「天象篇」）：

天雨[□□□]，是遼（失）月，閏之勿行。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是[胃（謂）]遼（失）条（終），亡【3】弄（奉）[□□]斤（其）邦；四月、五月，是胃（謂）鬻（亂）紹（紀），亡厖[□]望（？）。（下略）【4】

「条（終）」字之釋，從字形（）看是沒有問題的。³³但其字是否即一定讀為「終」，仍可進一步考慮。李零先生將兩「亡」字皆屬上讀，解釋「是謂亂紀亡」謂：

³² 參看前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（劉曉哈整理）：《清華簡第十一輯報告補正》引石從斌說。

³³ 參看徐在國編著：《楚帛書詁林》（安徽：合肥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760-761。

此章屢言「亂」、「失」，「亂紀」與「失終」屬於上下互文，都是指所謂「不時」。「紀」指歷數之紀，時之序也。《國語·越語下》：「臣聞古之善用兵者，贏（贏）縮以為常，四時以為紀。」³⁴

對「紀」的理解可從。又解釋「是謂失終亡」謂「失終與失閏有關。古人置閏多在年終，失閏則失終，其亡在於不時」，此係與前文「是失月，閏之勿行」云云相聯繫考慮。但其實因上文頗殘，該句既文義不夠明晰，又與其下文的關係很不清楚，所謂「遘（失）条（終）」是否與其上之「閏」有關，實很難肯定。

從「条」亦與「紀」對文來看，改讀為「統」是很合適的。其相通之證，如馬王堆帛書《五行》137-138「能進端，能終（充）端，則為君子耳矣」；又139-140：「終（充）元（其）不莊（藏）尤割（害）人之心，而仁復（覆）四海；【139】終（充）元（其）不受許（吁）𣎵（𣎵一嗟）之心，而義襄天下。……【140】」。又如，漢印雙字人名「充車」和「冬國」，魏宜輝先生指出應分別讀為「終古」和「充國」，又「終根」亦作「充根」，³⁵皆其例。

「統」言「失」者古書多見，下亦僅舉兩例：

公曰：「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天道以視，地道以履，人道以稽。廢一曰失統，恐不長饗國。」（《大戴禮記·四代》）

（漢武帝問）……然猶不能反，日以仆滅，至後王而後止，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？……（董仲舒對）故治亂廢興在於己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，其所操持諄繆失其統也。（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）

「統」常訓為「本」。帛書之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」，即「春三月」，是一年之首，「失条（統）」之「統」解為「端」、「始」類義，是很合適的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「（《春秋》經）又曰：『元，體之長也。』合三體而為之原，故曰元。於春三月，每月書王，元之三統也。」頗可與帛書文相印證。

帛書「条」亦與「紀」相對舉，故讀其字為「統」較有把握。由此再來看下一例「条」字，就有了亦可能應讀為「統」的根據。

³⁴ 李零：《子彈庫帛書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下冊頁51。

³⁵ 魏宜輝：〈秦漢璽印人名考析（續七）〉，前引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9輯，頁371-372。魏宜輝：〈秦漢璽印姓名考析（續十一）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10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年），頁254-255。

《清華簡（捌）·邦家之政》，在講與「邦彖（家）□（將）毀」相對的「邦彖（家）」「女（如）是者互（恆）興」的內容中，有如下幾句：

（上略）丕（其）𠄎（鬼）神𠄎（寡），丕（其）祭時而𠄎（敬），丕（其）君執棟，父兄【5】與於𠄎（終𠄎）要，弟子（下略）【6】

原注謂：

執，《大戴禮記·四代》「執國之節」，王聘珍注：「持也。」棟，棟樑。

《左傳》襄公十一年：「子於鄭國，棟也。」

與，參與。𠄎，即「終」，成也。《左傳》昭公十三年「百事不終」，杜注：「百事不成。」要，關鍵。《韓非子·揚權》：「聖人執要，四方來效。」《墨子·所染》「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」，高注：「不知所行之要約也。」³⁶

「執棟」研究者或有異說，³⁷待考。總之其大意應不離（君主）執掌最高等重要之權柄、居於最核心樞要之地位一類義。

如上引原注的理解，則「終」（「成」）與「要」（「關鍵」）二者平列，頗嫌語義不倫。如亦改讀為「統」，即無此病。研究者或謂「終要，指成就關鍵」，或謂「『終要』就是最終的合計、謀劃，這裏當是指謀劃大事」，或謂「父兄與於終極要害」；或讀為「衝／冲要」，或讀為「中腰」謂「比喻政權之重要部門」，³⁸皆不能令人滿意。

「統」與「要」亦義近，後世且連用成雙音詞「統要」。較早古書中其對文之例如：

推禮義之統，分是非之分，總天下之要，治海內之眾若使一人。故操彌約而事彌大。（《荀子·不苟》）

³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捌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124。

³⁷ 參看陳姝羽：《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捌）》集釋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），頁164-166。

³⁸ 參看上引陳姝羽：《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捌）》集釋》，頁166-167。

「統」即「總綱」、「起總領作用的原則準繩」一類義，與「要」處於相類位置，其義亦近，皆與後文「操彌約」之「約」相呼應。上引《荀子》文的「統」與「要」，其意義重點在強調其「簡約易操」；簡文的「統要」，重點則在強調其「總領關鍵」的地位。

最後還有一點。從用字習慣方面來講，我們說「𣪠」可用為「統」，此亦不存在致命障礙。按「𣪠」形在古文字中出現的次數實很少，它從文字學角度說應該是為「終」所造，但在現有出土文獻中，「終」這個詞已經非常多見，絕大多數都是用《說文》所謂「古文終」之「𣪠」字（即「𣪠」形上方隸定作「攴」者）表示的，用「𣪠」者與之相較完全不成比例。³⁹亦即，從文字職務看，「𣪠」形實多「空閒」或者說「富裕」；它的表詞功能，由於同時有更常用的「𣪠（終）」之存在，因而頗顯「冗餘」。由此，其形又可用以表「統」，也就很好理解了。「𣪠」既可以看作假借為「統」，但由於在使用者看來其形義亦相應，故亦未嘗不可說即「統」之另一形聲本字，其性質實介於單純的「假借」與「同形字」之間。楚文字多見的「𣪠」字，可用為「謀」、「悔」、「敏」或「誨」，其性質相類。

參考文獻

一 專書

白於藍編著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。

李 零：《子彈庫帛書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7年。

宗福邦、陳世鐸、蕭海波主編：《故訓匯纂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。

徐在國編著：《楚帛書詁林》，安徽：合肥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
徐在國：《上博楚簡文字聲系（一～八）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。

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編著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。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捌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8年。

³⁹ 除文中已述者外，現所見另只有如下諸例。曾侯乙鐘銘一見（《集成》321；其餘曾侯乙器皆作「𣪠」）；戰國竹書文字見郭店簡《語叢一》49「又（有）𣪠（終）又（有）綸（始）」（此尚非典型楚文字，一般認為屬齊魯系），《五紀》簡41、67兩見。另《上博（三）·中弓》24作「綸（終）」。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壹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1年。

曾憲通、陳偉武主編：《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。

湯志彪編著：《三晉文字編》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。

二 論文

王 輝：〈楚簡釋讀筆記五則〉之「一、上博五《鮑叔牙》『詰誅』」，田煒主編：《文字·文獻·文明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。

石小力：〈楚簡字詞考釋三則〉，《江漢考古》2015年第3期。

石小力：《戰國「琮」字初文構形補說》，「《中國文字》出刊100期暨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，福州：福建師範大學，2020年12月12日。

江秋貞：〈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柒）·越公其事》考釋〉，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。

施謝捷：《古璽彙考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6年。

郭理遠：〈從甲骨文的「矚」「燭」說到古代「燭」的得名原因及其源流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9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
陳姝羽：《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捌）》集釋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。

陳 劍：〈釋「琮」及相關諸字〉，收入氏著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北京：綏裝書局，2007年。

陳 劍：〈甲骨金文舊釋「鬻」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2輯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。

陳 劍：〈談談《上博（五）》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。

陳 劍：〈說「竈」等字所从「𠂔」形來源〉，《中國文字》編輯委員會編：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二一年夏季號（總第五期）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21年。

黃 傑：〈釋古文字中的一些「沐」字〉，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：《中國文字》新43期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7年。

單育辰：〈溫縣盟書「僭亟視之」解〉，《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考釋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，2017年9月23-24日。

- 程少軒、蔣文：〈上博藏楚竹書〈用曰〉篇試讀一則〉，《東南文化》2010年第5期。
- 裘錫圭：〈《天子建州》（甲本）小札〉引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裘錫圭：〈釋「建」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裘錫圭：〈說字小記〉之「二、說『尹』」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裘錫圭：〈釋殷虛卜辭中的「𣎵」、「𣎵」等字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裘錫圭：〈釋𣎵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廣瀨薰雄：〈釋卜鼎——〈釋卜缶〉補說〉，收入氏著：《簡帛研究論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趙平安：〈《清華簡第六輯》文字補釋六則〉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出土文獻》第9輯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6年。
- 蔣玉斌：〈釋甲骨文中的「獨」字初文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0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。
- 劉 波：《出土楚文獻語音通轉現象整理與研究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3年。
- 臨城縣文化局：〈河北臨城縣中羊泉東周墓〉，《考古》1990年第8期。
- 魏宜輝：〈秦漢璽印人名考析（續七）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9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- 魏宜輝：〈秦漢璽印姓名考析（續十一）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10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年。
- 蘇建洲：〈翼城大河口墓地M2002所出「氣盃」器主名小考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楚文字論集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1年。

三 網路資料

- ee（單育辰）：《清華簡〈五紀〉初讀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，

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694&extra=page%3D1&page=15>，發表日期：2021年12月22日。

李 銳：《〈用曰〉新編（稿）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4827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07年7月13日。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（劉曉晗整理）：《清華簡第十一輯報告補正》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s://www.ctwx.tsinghua.edu.cn/info/1081/2749.htm>，發表日期：2021年12月16日。

劉新全：《讀清華簡〈五紀〉筭記一則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8545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21年12月19日。